陶渊明留下《桃花源记》，陆游描写江口大风，李白、黄庭坚、文天祥都来过……

大雷岸：中国文学史“绕不过去”的地名

▲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渡江战役指挥部。

▲大雷岸夕照。 李传玺摄

李传玺

安徽省**望江县华阳镇**有一个司阁村，村名古雅，是华阳河与长江交汇处形成的一个拐角形沙渚，当地人原称**司家角**（方言读“阁”）。司家角一带的江岸，有着一个更古雅的地名——**大雷岸**。2017年，我报名到司阁村驻村，随着了解的深入，这里带给我越来越多的惊喜。

据谭其骧先生考证，**古彭蠡**是和长江主泓道连在一起的，且处于江北，大别山南麓的众多河流裹挟着大量泥沙，长年累月冲入古彭蠡，再受北来汇入长江的赣江水流顶托，逐渐形成沙坝沙洲，将古彭蠡与长江主泓道分离开来，且在江北形成河网夹杂着大湖的冲积地带。**这大湖中就有着大名鼎鼎的古雷池**。

《辞海》综合史料对雷池做了这样的注释：“古雷水自今湖北黄梅县界东流，经今安徽宿松到望江县东南，积而为池，称为雷池。自此以下，东流入江，故雷水又有雷池之称。”**雷池入江的地方称为雷港，入江一带的江岸称为大雷岸**。

当我弄清了古雷池的渊源之后，再问有没有古雷港遗迹时，村里人指着村前的江堤说，向东走三四公里即是。清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《望江县志》记载：“雷水入望成巨浸，则荡为泊湖，流为吉水，汉、晋之世出雷港，宋以来出华阳。”

江岸的斜上游，为鄱阳湖口、马当矶、牛矶等。由于斜对着湖口，这里往往**大风呼啸**；由于对岸多峭壁石矶，江水被石矶拦激，导致江涛乱流，暗藏凶险。乘船下行还好说，如上行，快到下午再赶上大风天气，只能在**华阳司家角**一带港口早早停歇。**这造就了华阳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码头地位**，以及码头水街长达1.5公里的繁华。清朝在这里设立水师衙门，民国在这里兴办水产学校，这里还建了有四五条大船的救生局。而随着繁华沉淀下来的，还有历朝历代在这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文人题写的诗文。

中国文学史“绕不过去”的地名

首当其冲的便是**“不越雷池一步”**。东晋咸和二年（327年），历阳（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）内史苏峻联合豫州（安徽亳州和河南信阳一带）刺史祖约起兵叛乱，直逼都城建康。江州（今九江）都督温峤决定率军东去，保卫京都。中书令庾亮写信劝阻说：“吾忱西陲（西陲指手握重兵的荆州刺史陶侃）过于历阳，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。”由此诞生的成语已经成了严守规矩、不逾界限的代名词。

鄱阳湖边有个县叫彭泽，曾有个县令叫陶渊明，就在大雷岸的对面。他是东晋义熙元年（405年）八月出仕彭泽令的（此年望江置县新冶）。据说一次**过大雷岸考察民情**，没想到一连三天刮起大风（隆安四年五月，他从都还家，在大雷岸边的规林被大风所阻，由此写了两首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），他无法前行，只得暂时住下。此处本有一片桃林，虽然过了桃花盛开的季节，但为了缓解等风消退的焦急，陶先生面对桃林放飞畅想，**写了篇后世非常著名的散文《桃花源记》**。他住过的地方后来叫陶寓，**他面对的桃林后来叫桃花滩**。如今，司家角的隔壁就是陶寓村，司家角门口的这片江滩仍叫桃花滩。

当然此处还有篇散文，读中国文学史同样绕不过去。它就是**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**。这是他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（439年）秋以刘义庆佐吏赴任江州途中，登上大雷岸写的。他本意在告诉妹妹鲍令晖“寒暑难适，汝专自慎，夙夜戒护，勿为我念”。既然妹妹也是诗人，那就把这里雄奇诡谲的景象描绘给她吧。“南则积山万状，负气争高，含霞饮景，参差代雄，凌跨长陇，前后相属，带天有匝，横地无穷。东则砥原远隰，亡端靡际，寒蓬夕卷，古树云平。旋风四起，思鸟群归，静听无闻，极视不见。北则陂池潜演，湖脉通连，芒蒿攸积，蒜芦所繁。栖波之鸟，水化之虫，智吞愚，强捕小，号噪惊聒，纷乎其中。西则回江永指，长波天合，滔滔何穷，漫漫安竭？创古迄今，舳舻相接。思尽波涛，悲满潭壑。烟归八表，终为野尘。而是注集，长写不测，修灵浩荡，知其何故哉？”假如现在按照他的方位去打量，虽然具体的地貌发生了一些改变，但总体状貌与特征并没有根本性变化，仍然能够看到他笔下山川风物的影子。

唐朝，至少李白来过。李白与安徽很有缘，一生五次来皖游历，并在此终老。他第四次来皖是唐肃宗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，这年二月，永王李璘兵败被杀，曾参加永王水师的李白自丹阳逃到皖西太湖避难。望江后山的香茗山与太湖县相邻，李白曾在此写下游香茗山的诗句，却不一定能说明李白到过大雷岸。但另一首诗却明确表明李白来过，即《秋浦寄内》：“我今寻阳去，辞家千里馀。结荷倦水宿，却寄大雷书。虽不同辛苦，怆离各自居。我自入秋浦，三年北信疏。红颜愁落尽，白发不能除。有客自梁苑，手携五色鱼。开鱼得锦字，归问我何如。江山虽道阻，意合不为殊。”这首诗虽然是在皖南青阳一带写的——天宝十二年（753年）直到安史之乱，李白第三次来皖，并一直住在皖南。他把皖南的名山胜水几乎全走了个遍——但从诗的前两句，可以看出李白不仅非常熟悉鲍照的文章，还直接化用了鲍照的文句，而且曾到过大雷岸并写下了“意合不为殊”的“与妻书”。

“避风大雷口”

到了宋朝，黄庭坚来了，一口气写下好几首诗。大雷岸常常大风呼啸。“号樯下沧江，避风大雷口。天与水模糊，不复知地厚。”（《大雷口阻风》）“广原嗥终风，发怒土囊口。万艘萍无根，乃知积水厚。龙鳞火荧荧，鞭笞雷霆走。公私连樯休，森如束春韭……儿童报晦冥，正昼见箕斗。”（《庚寅乙未犹泊大雷口》）真可谓刮得昏天黑地。好在黄庭坚这次是下行，风一停，他就顺顺当当地启航了，并很快到达了东流，“沧江百折来，及此始东流”。（《发望江丙申泊东流》）

陆游则是上行，他**笔下也记录过大雷岸的大风**。乾道五年（1169年）十二月初六，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的陆游，接到了朝廷的一纸任命，“得报差通判夔州”。陆游病弱之身，难以长途跋涉，所以一直到第二年闰五月十八，才带着家人告别亲友，怀着郁郁不得志又为生活所累的复杂心情，踏上了前往夔州的漫漫旅途。

他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一路的艰辛与坎坷。七月二十七，他来到大雷岸，写下《望江道中》一诗：“吾道非邪来旷野，江涛如此去何之？起随乌鹊初翻后，宿及牛羊欲下时。风力渐添帆力健，橹声常杂雁声悲。晚来又入淮南路，红树青山合有诗。”第二天，他又记下了从雷江口到对面马当江面江水的险绝：“自雷江口行大江，江南群山，苍翠万叠，如列屏障，凡数十里不绝……是日，便风张帆，舟行甚速。然江面浩渺，白浪如山，所乘二千斛舟，摇兀掀舞，才如一叶……舟至石壁下，忽昼晦，风势横甚，舟人大恐失色，急下帆，趋小港，竭力牵挽，仅能入港，系缆同泊者四五舟，皆来助牵……忽有大鱼，正绿，腹下赤如丹，跃起舵旁，高三尺许，人皆异之。是晚，果折樯破帆，几不能全，亦可怪也。入夜，风愈厉，增十余缆。迨晓，方少定。”七月二十九，他仍被“阻风马当港中，风雨凄冷，初御夹衣……北风吹人劲甚，至不能语，既暮，风少定，然怒涛未息，击船终夜有声”。上行明显比下行更显艰难，无形中更增加了陆游前路茫茫的悲凉。

到了南宋末年，另一位大诗人也来到了大雷岸。《望江县志》记载：“德祐元年（1275年），文天祥过望江张巡、许远二公祠，作《沁园春》一首，怀念二公忠节。”咸淳十年（1274年），**文天祥**被委任为赣州知州。德祐元年正月，元军已大举渡江，宋廷诏令天下兵马勤王。文天祥接到诏书，联络溪峒蛮和各路英雄豪杰，聚集兵众万人。此事报到朝廷，朝廷命令他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的名义率军入卫京师。经过大雷岸，得知岸上不远处有张、许二公祠，他仍然从紧急军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前往拜祭。

文天祥来过后，随后历史上又有两位忠贞之士来了，又使大雷岸与“尽忠”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

元末，余阙来了。余阙，庐州人，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癸酉科蒙古色目人榜榜眼。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开始守安庆，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在反元起义军的攻击下，安庆失陷，余阙受伤自刎，全家跳井身亡。鉴于他的视死如归，元朝追谥忠宣。而明太祖朱元璋，虽属敌对阵营，但对他的忠诚也十分赞赏，诏令为他立庙建祠，命有司每岁按时致祭。在守安庆时，他来到大雷岸，写下一首优美但又有隐忧的诗《出雷港》：“江水碧如镜，晴空无垢氛。青山遥隔浦，白鸟自成群。花落春才半，潮平日欲曛。归期应不远，消息未相闻。”

明朱棣时，**方法**来了，不过他是被押来的。朱棣占领南京后，命方孝孺起草诏书，方不仅不从命，还大骂不已，由此被朱棣灭十族，外加一族为学生。方法作为方孝孺的学生，自然在劫难逃。他在四川为官，押解途中从此处上岸，准备转陆路回老家桐城。路上，他悄悄写下《绝命辞》两首，然后纵身跳入大江。“千载风波里，无惭正学师……相知当贺我，不用泪沾巾。”他是桐城方苞一派的五世祖。正是从他开始，桐城方家开启了文运兴盛的时代。感于方法的忠贞，大雷岸百姓自发兴建了方法祠。这座祠堂和不远处祭奠屈原的“忠王庙”一起，护佑着大雷岸一带百姓。

清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，**洪亮吉**曾短暂游庐山，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。回程时，洪亮吉为大风所阻，困在华阳县，徒步20里去看望在大雷岸家中读书编书的倪模。风后下雨，船仍然不能开行，洪亮吉只好待在倪模家中，好在两人相熟相得，一直畅谈了三天，并作《守风华阳镇因步行二十里至雷港访倪进士模即席赋赠》一诗：“十年京国帐分携，迁客行踪恐久迷。小艇到逢圆月上，故人家在大雷西。眠迟频剪风前烛，话旧惊闻夜半鸡。我住匡山已多日，新诗欲向草堂题。”两人畅谈，烛芯剪了一次又一次，突然听到鸡叫，才想起谈到夜半还没有睡意。

历史上的大雷岸是九江到安庆之间一个不可缺少的大码头。关于它的繁华，明末清初的魏禧就曾描写过，“中秋夜泊华阳镇，琵琶琥珀声瑽瑽……估人利涉争及时，何能熟寝待天明？”（《早发华阳镇》四首）

战火纷飞的大雷岸

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，保卫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目标。**而武汉保卫战的序幕正是在大雷岸正式拉开的**。国民政府试图利用马当（今江西彭泽马垱镇）的险峻来构筑要塞，阻防日军沿江上溯进攻，其前出阵地正在大雷岸对岸香山一带。当时马湖要塞指挥部指挥官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，1938年6月10日，他举办了一期“抗日军政大学”，为期两周。23日，他通知24日上午8时举行结业典礼，凡上尉以上的主官都要参加，会后即在司令部聚餐。由于交通不便，各部队受邀人员于头天即离队前往。恰于当天夜里，日军偷袭了香山与山下的香口街。由于放松警惕加上没有指挥官，日军轻松得手。防守香口西侧长山阵地的是原驻守青岛的海军第三舰队的第二、三总队和陆战队的第二大队部分官兵。由于是海军，指挥官虽然也接到了邀请，但并没有离开。当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军占领了香口，战斗由此开始。

据海军指挥官杜隆基回忆，上午8时，敌炮弹落在长山后洼地的我炮兵阵地附近，香山约比长山高，香山顶端能看到我炮兵阵地，判断敌炮兵阵地设在香山反斜面，敌我展开炮战。这时，敌步兵组成三个突击组，抬着重机枪，从太白湖的水稻田向我长山阵地突击。由于长江水涨，漫上江边堤圩，灌进水田，使这片水田成为湖荡，也成为我军的阵地屏障。敌突击组一进入湖荡，就有半截身子陷在水里，轻重机枪的火力也就减弱了，我长山阵地一齐开枪，敌人纷纷倒下。

24日上午，敌人两次突击均被全部消灭。此时敌海军也加入战斗，一共有19艘军舰。每艘军舰的舰首不过两三门火炮，但它一横过来，舰首、舰尾的火炮可以同时发射，舰侧的边炮也可以同时射击，这是军舰火力最强的射击姿态，当时日军军舰蛇形游弋着向我阵地轰击，每一次回旋，就有一百多发炮弹落在长山阵地上，造成我军部分阵地毁损和人员伤亡。

而此时，结业式会餐还没结束，李韫珩根本不相信日军已经占领香山一带，惨烈的战斗已经打响。好在此时我空军开始支援。25日，我空军突然改变攻击方向，而由东流方向飞来。当其飞临敌舰上空，敌舰毫无觉察，我机向敌舰投下大量炸弹，“我们在阵地上遥望敌舰，有的中弹起火，有的中弹下沉，我阵地上的欢呼声响彻云霄，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”，而更长士气的是，“敌人的飞机低空飞掠长山山头，反复轰击扫射，正巧在我炮兵射击敌舰时，炮弹飞越长山顶巅，碰着敌机，顿即在长山上空爆炸，人机俱毁”，这又一次鼓舞了我军的士气。

至今住在江边的94岁老人陈天福，那时已经有十来岁了。他告诉我：“那时虽然被家人送到后山逃难，但站在山上望着家边江上，日军飞机不停轰炸，军舰不停发射炮弹，心里还是焦心。后来回来了，华阳这一带也被日军占领了，但听说家门口这一带江面有被我军炸毁的军舰和打下的飞机，心中还是充满了信心，有朝一日，我们会把这群侵略者赶走消灭。”

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。大雷岸又成了二野四兵团即陈赓兵团渡江的主战场。据陈天福老人回忆，当时这里驻有刘汝明部队的两个连，还建了桥头堡，解放军来时，一下就投降了。另一位老人陈久江回忆：“解放军一来，我们就觉得他们好，只要是老百姓的房子，再没住的地方，都不进去，哪怕下雨刮风，顶多就在墙根下靠着。”据一直关注这段历史的教师范业祥说：“解放军来后，在老街设立了兵站，在合成圩夏家新屋到现在团结组一带设立了炮兵阵地。为什么在那儿设立？因为正对着香山敌人阵地，那时这里河网中都长满芦苇，大炮也容易隐藏。”还有位老人盛礼芳回忆：“那时家住华纺路口，家里有几间房还有个院子，解放军来了后，时间一长总得有住的地方才行，我们就把房子让给他们住，包括我娘的房间，就留一间我们自己住。他们每天早上起来，会把水缸挑满，把床铺都铺叠好，还把院子打扫干净。”

华阳河与长江交汇处长满柳树，渡江的船都藏在那里，解放军也都在河中练习游泳，沿江的江滩都挖了战壕。我曾看到一张照片，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政委谷景生趴在战壕里，拿着望远镜向对面敌人阵地观察。根据陈赓日记，三月十三日，“按刘、邓意图，即令十五军以轻装师赶进，控制望江、华阳镇，封锁内江，不让船只南逸。”三月二十九日，“先遣军电告：占领望江及华阳镇，并可控制二百余艘木船。召独立师师长给以任务，十四军到达指定位置。”四月二十一日，“上午阴，下午倾盆大雨，王、宋两兵团昨晚已渡过二十七个团。我十三军攻占八宝洲及三号洲。我秦军黄昏开始炮击。顷刻间，香口到毛林段化为一片焦土（敌报话机中自述），可见我炮火之猛烈。该军至晚十二时已渡过五个团。十三军无船只，只好望江兴叹。”四月二十二日，“昨晚，我秦军渡过两个师，周军在马当亦渡过两个团，当突击部队登陆时，敌即仓皇溃退。遗弃山炮、野炮、榴弹炮、机关炮及火焰喷射器等武器甚多。至此，敌吹嘘的所谓长江天险，不一日即土崩瓦解。”“黄昏，乘车到华阳镇以北一里之小村，通宵忙于与各方面通话。”

陈赓的日记详细生动记载了占领华阳及渡江作战的经过。**他住的华阳小村，经调查确认即司阁村**。1954年大水，大雷岸的合成圩正好从此破坝，把这一带完全冲毁了。

大水后，开始筹建统一的长江大坝，同马大堤就此诞生。1999年，又是个大水年，同马大堤虽然也是险情不断，但经受住了考验。过后，为了进一步巩固大堤，开始在外坡修建水泥坡面，同时将堤外零散小圩的村民全部搬迁到大堤内。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水街，由于年年夏季水患，没有再规划保护，而是全面拆除。

作为大码头的华阳，在水运发达年代，集中了许多企业。随着水运的衰落，国有企业的改制，码头不仅不复存在，昔日的繁华也被凋敝所代替。司阁村，这个古大雷岸的所在地，竟然也成为贫困村的一员。近两年，在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，经过全村村民的共同努力，终于脱了贫，并开始走上振兴之路。我们开始重新恢复曾经的文化记忆，并以此来激励全体村民反思，大雷岸的风采与那些辉煌的足迹，有多少遗留在我们血液里。根据规划，县城将向江边发展，要建设一个美丽的滨江城市。那时，司阁村、司阁村的大雷岸也将完全融入，并将迎来完全不同于历史的崭新的繁华。

晋商与读书

马斗全

到山西旅游的人，一般都要去游览乔家大院等晋商老宅。人们一般只知住在大宅院里的人，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巨商大贾、金融家，却很少知道**那些家族对读书格外重视**，更少知道他们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感人贡献。

古人有重门户、重科第，故家子弟多读书的传统。那些著名晋商，虽不一定求科第，却同样重视读书。**不但家家都有很好的私塾或学堂，还有不少很有讲究的书房，乃至书院**。乔家书院的老树上，挂着“百年树人”和“读书滋味长”的牌匾。院里更是多悬挂有关读书的楹联，如“百年燕翼惟修德，万里鹏程在读书”“一庭之内自有至乐，六经以外别无奇书”“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品高雅，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”。其中不乏与诗书文章有关之联，如“诗书于我为鲒酪，嗜好与俗殊酸咸”“忠厚培心和平养性，诗书启后勤俭传家”“损人欲以复天理，蓄道德而能文章”。

有的大院，书院和书房的设计独具匠心。如灵石县王家，将一处宅院三间书房上部的窗棂设计成打开的书卷，正面看是书册凹进去，从楼上看则是书卷凸出来。在另一处宅院里，窗子还被设计成装有书轴的打开的书。甚至连台阶的长条青石，也为书案造型。祁县渠家大院，书院门上悬着“读书乐”之匾，门两边则是木雕书卷册。沁水县柳家大院书房的书卷窗格，也甚是别致，令人喜爱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为了渲染读书气氛，要子弟多读书。有家大院的楹联，甚至鼓励子弟“学到痴愚”。

榆次县常家，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视，在当时的中国更是无与伦比。常家开办过17所私塾或学校：1903年创办的笃初小学堂，是山西最早的新式小学；1904年创办的知耻女子学堂，是山西最早的几所女子学堂之一；1906年创办的私立中学兼高等和初等小学堂，也是山西最早的几所中学之一。此外，常家还捐助榆次书院、榆次学堂，资助山西官商局刻书。**常家的石芸轩书院，据说为中国最大的家族书院**，书院大门之联为：“著书已括金楼子，汲古常携玉带生”。《金楼子》系梁元帝萧绎所撰之书，“玉带生”为南宋文天祥所藏名砚，这里用来指多读书和勤于撰录。“学”“海”两个一人高的大字分镌于两边门墙上。我尤爱院中“精神到处文章老，学问深时意气平”一联。其族人常立屏撰并书之联，“庭有馀香谢草郑兰燕桂树，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”，颇有书香府第口气与气象。

这些大院的教书先生，自然皆择良师而聘之。所聘先生颇受礼遇，待遇很高，食宿及日用，皆安排很好。例如乔家私塾，对教书先生十分敬重，每位都配书童伺候。**塾师饭食不但与主人同席，而且坐上席**。塾师回家，轿车接送，东家必送至大门外，看着塾师上车离去才返回。逢年过节更是必设宴款待塾师。其他大院，也大体如此。这样，富家子弟之尊师，也就可想而知。据记载，当时官办的平阳书院和太原晋泉书院，每年经费分别为500多两银和250两银，而在太谷曹家教书的先生，每年薪金便有200两之多，于此可见大院主人们对教书先生异乎寻常的重视。

由上述可知，晋商大院多书香，有的家族被誉为“世兼儒贾”。更令人钦佩的是，大院的主人们，对子弟读书和教育的重视，首先表现在做人与才学上，而不是主要着眼于经商发财，所以教育中自然包含着严格的道德教育。那些人家在做人方面对子弟要求之严，一般人是想象不出的，此不赘述。

了解了大院晋商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视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家族人才辈出、家业兴旺。晚清山西巡抚丁宝铨奉慈禧旨意书与乔家的一块匾为“福种瑯嬛”，即是说乔家的家业与洪福得益于书卷。正是各家大院不尽的人才，使山西成为“海内最富”之区。便是如今，流散于各地的大院后人中的优秀人才，仍不可胜数。

历史的风雨曾使那些大院一时人去院空，当代旅游业又使大院被相继开发作旅游景点。游客们在惊叹那宏伟精美建筑群时，能细品味其中的文化蕴涵、注意到大院重视读书和教育风气的人，不知有几许。希望人们游观大院时，能留意一下里面的书房、书院，还有藏书楼，尽量去捕捉昔日的缕缕书香。

长陔有三宝

申岚哲

时光匆匆，转眼间来皖南山区的长陔乡已满一年。“长陔三宝”那舌尖上的美味让我在异乡饱尝了如家的味道。

徽州多山，长陔岭最是险要，在这群山环抱，气候独特的山间小盆地里，物产丰饶，有茶叶、油茶、竹笋、土豆、山芋等，最出名的莫过于“长陔三宝”。《歙县志》记载箬叶、笋干、山芋枣三者，谓之“长陔三宝”。但坊间又有各种不同版本的“三宝说”，火腿、豆腐衣、茶叶三者经常替代掉箬叶。而在我心里，“三宝”是山芋干、笋干、火腿。

深秋时节是山芋干收获的季节，我第一次见到山芋干是在贫困户家里，老人在院子的竹席上晾晒着，通红通红的，成条状，颜色亮得刺眼。老人热情地把山芋干递给我品尝，刚咬下去咬不动，使劲咬可算咬开了，甜甜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嘴巴，越嚼越有味道，还有点粘牙，和老舍先生小说《骆驼祥子》里描述的烤白薯味道相似，甜似蜜汁。再后来就是在长陔村的商铺里看到成袋成袋包装好的山芋干，顺着货架一字铺开，袋子上印着“长陔特产山芋干”，我就买了几包送给在县城里上班的朋友，他一个劲地感谢，说长陔山芋干很出名啊，整个黄山都晓得，男女老少都爱吃。

第一次吃笋干是在乡政府的食堂里，电饭锅里煮了一大锅，色泽黄亮，呈节状，中间空心。一口咬下去脆脆的，一根一根的细丝清晰可见，配着米饭吃，米香和笋香在口腔里回味无穷，吃得那叫一个舒服！再后来食堂笋干成家常便饭了，隔三岔五总要吃上那么一回。今年国庆，乡里倡导消费扶贫，我选择了笋干带回山西老家给亲戚们品尝，擅长厨艺的姑父问我这南方特产怎么吃，我说按你的方法来。他在滚烫的开水里煮了一个多小时，再在锅里翻炒，最后盛入盘中，笋干配着拉面吃，南北风味兼具。笋干的咸和拉面的淡搭配着，咸淡适宜，味道悠长。

提及火腿，人们都知道浙江金华火腿，但有句老话说，“金华火腿在东阳，东阳火腿在徽州。”看来火腿的根在古徽州。徽州火腿中比较著名的就有长陔火腿，火腿是腌制的猪腿，因其色泽红艳如火，被宋钦宗赐名“火腿”。都说南方的火腿好吃，去年10月深秋季节，我来歙县上班的第一天在县城溜达，找做火腿的店，听朋友说长陔火腿好吃，曹家乡村饭店有道菜叫长陔三宝。我在靠近徽州古城不远处找到了这家店，点了份长陔三宝，精致的砂锅里汤汁鲜美，汤面上漂浮着笋干、火腿、豆腐角，火腿一半精肉一半肥肉，白里透红，吃起来浓香四溢，再喝一口热汤，全身温热，满身的寒气随之而散。更巧的是，来到了长陔乡政府工作，看来今生和这道菜注定有缘。

有次去市里朋友家做客，晚上去路边超市买菜，去晚了，鲜猪肉卖完了，看到包装精美的火腿，又拿了一小捆蒜薹，我想可以烧道蒜薹炒火腿。锅里油烧开后，把加了淀粉、料酒、生抽、盐的火腿往锅里一丢，火腿在油锅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香气直穿鼻孔，听觉味觉此刻糅杂在厨房里，令人身心舒畅。

“长陔三宝”飘溢着徽文化的芬芳，名播四方，不但让徽州人的舌尖跳跃着欢乐，感悟着幸福，也让异乡人更加喜欢这一方山水，这一方生活。